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五十八回 馳寶馬爭看綠衣郎 博梟廬埋冤曲辮子

且說章秋谷揀了一部最精緻的馬車，叫馬夫放到石路口金媛媛家門口等候，自己卻不坐馬車，又揀了一匹小川馬，把右手在馬鞍略略的一搭，飛身而上，馬夫遞過絲鞭，秋谷加上一鞭，追上前面的馬車。到了金媛媛門口，跳下馬來急急的進去。不一刻，同了金媛媛出來，叫他坐上馬車，自家依舊騎馬相隨。到了馬路中間，秋谷騎在馬上放出手段，帶緊絲韁，馬後股連加幾鞭，那馬放開四蹄，就如騰雲駕霧一般往前跑去。秋谷揚鞭攬轡，意態自豪，一霎時早追過了幾輛馬車，耳邊只聽得呼呼風響。那些馬路兩旁的住家信人，到了三四點鐘差不多夕照銜山的時候，一個個坐在洋台憑欄眺望，見秋谷騎在馬上靈便非常，更兼衣服鮮華，形貌秀麗，那馬飛一般的在馬路上往來馳驟，風吹衣袂飄飄欲仙。那些信人見了，不約而同齊聲喝采。秋谷在馬上聽見甚是得意，跑了幾個圈子方才勒轉馬頭，追上金媛媛的馬車，慢慢的走。又跑了幾趟，已經將近上燈，秋谷也覺興盡，同著金媛媛回來，開發了馬夫，把金媛媛送到樓上。想著宋子英約他在王黛玉家，恐他久等，便走到黛玉院中。一問宋子英已經來了一趟，有什麼朋友約他出去說話，臨走的時候，招呼房間裡娘姨，請秋谷進房坐等。秋谷也無可不可的進房坐下，王黛玉陪著。

閒談了一回，宋子英還不見來，秋谷覺得無味。正待立起身來要走，忽見門簾一起，走進一個人來。秋谷以為定是宋子英來了，豈知定睛一看，竟不是宋子英，就是方才在長安棧門口跌了一交的那個壽頭碼子，又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後面還跟著一個人，匆匆的舉步進房，正和章秋谷撞個正著。王黛玉見了兩人，也不認得，還只認是和秋谷相識的熟人。秋谷當時摸不著頭腦，見他們無緣無故的闖進房間，不覺怒從心起，豎起雙眉，剛才開口罵了一句：「你這兩個糊塗蟲，怎麼人也不認識，亂闖別人的房間？」正還要罵下去，猛見門外又走進一個人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不要罵了，都是自己一家人。」秋谷聽了，方才住口不罵，舉眼看時，原來第三個進來的人便是宋子英。秋谷曉得自家性急了些，卻又不肯認錯，只得向宋子英笑道：「我一時失口，得罪了你的貴友，莫怪莫怪。但是還有一層道理，不能怪我出口傷人。為什麼呢？這裡王黛玉院內是你宋子英做的地方，這兩位既是初到此間，你卻不該讓他先走，自家倒反縮在後面。我看見了他們兩位，只認是闖房間的客人，所以開口罵了幾句。你想這件事兒可不是你的錯處麼？」宋子英不等說完，哈哈笑道：「算了算了，就算是我的錯處何如？你不曉得我們這位同鄉，沒有到過蘇州、上海，老實說是個曲辮子兒，不懂堂子裡頭的規矩。他們剛剛走上樓梯，便三腳兩步的走進房門，我那裡追趕他們得上！恰恰的來遲一步，你已經在房裡罵起來。你想想，叫我那裡有這麼的長腳？」秋谷聽了不覺好笑起來，不再去和他說話。回過頭來，便問那兩人的姓名，彼此寒暄了一回。

原來那先走的叫蕭靜園，便是宋子英說的鄒觀察派來辦事的賬房；後隨的叫汪慕蘇，也是宋子英的親戚，到蘇州來頑的。當下一通名已畢，章秋谷留心打量二人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。看了半晌，覺得這兩人的形景甚是好笑：身上的衣服雖然華麗，卻真有些像曲辮子的樣兒，坐在那裡動也不敢動，頭也不敢抬，低著頭目不邪視，好像高僧入定一般。蕭靜園更是好笑，他聽見宋子英說他們是曲辮子，他雖然不懂，卻牢牢的記在心中，私自拉著宋子英問道：「你剛才說的『曲辮子』是個什麼東西？我的辮子，是剛在棧房裡頭叫剃頭的打得好好兒的，怎麼一回兒就得彎呢？」宋子英不聽此言猶可，聽了他這般說法，忍不住笑得前仰後合，拍手彎腰，眼淚都笑出來了。章秋谷更笑得蹲在地上立都立不直，氣都透不過來。王黛玉也笑得「格格支支」的，把一方小手巾掩緊了口，兀自笑得伏在桌上，幾乎要滾入宋子英懷中。房間裡娘姨大姐等人，一個個都笑不可仰。好一會，才大家止住笑聲。蕭靜園還不懂笑的是他，鼓著腮幫子，一付正經面孔，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這般好笑，說了些什麼東西，怎麼我一句也聽不出來呢？」宋子英聽了又笑起來，拍著蕭靜園的肩膀道：「老弟，你算了罷，不用慍人了，這裡頭的筋絡，你那裡一回兒就弄得清楚？下回我勸你少說些兒，省得給別人笑話。」蕭靜園聽了，方知他們笑的是他，只把他羞得滿面通紅，一言不發；連汪慕蘇聽了，臉上也紅起來。秋谷見了恐怕他們老羞成怒，大家不好看相，便用別的話兒岔了開去。

當夜宋子英和蕭、汪二人接風，就在王黛玉家吃了一台。席間說起房子的事情，宋子英便向蕭靜園道：「前天我看了一所房子，甚是合式，但是還沒有付得定洋，不知你帶了多少錢來？」蕭靜園道：「我雖然帶了些銀子出來，要付定銀只怕不夠。」

宋子英道：「定銀不拘多少，就少些也不妨，明天我同你先去看一趟房子，再付定銀可好？」蕭靜園點頭應允。宋子英又和秋谷說明，要請他同進城去，秋谷也答應了。當下席終之後各自散去。

到了明天，果然宋子英同著蕭靜園來約秋谷一同進城。蕭靜園看了房子也說甚好，便問秋谷要付多少定銀。秋谷道：「這個不拘多少，聽憑尊便就是了。」宋子英一口答應，先付一千銀子定洋，約定日期照付，暫交秋谷代收，蕭靜園也就應了。

三人仍舊一同出城，蕭靜園因要到錢莊去照驗匯票，就在半路分頭自去，秋谷只同了宋子英一起出城。

隔了兩天，約付定銀的日期到了，只見宋子英走來說道：「這兩天那位蕭公同著汪慕蘇甚是奇怪，看他心神不定，好像一刻都坐不住的一般。昨天晚上沒有回來，臨走的時候我還問他，應付的定洋明天怎樣，他說已經預備，只要去划好了票子送來。今天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，我倒狠替他們耽著心事，不要他們兩個土地碼子到處混跑，鬧了什麼亂子出來，這可不是頑的。」秋谷道：「他們雖然初到蘇州，料還鬧不出什麼亂子，你只顧放心。」

正說著，已見蕭靜園走了進來，子英埋冤他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的忙法？昨天沒有回來，今天直到這個時候方才回棧。不知你在那裡耽擱了一夜工夫？如今也不必說了，前天說的定洋怎樣，票子可曾帶來？」蕭靜園聽了，低著個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宋子英連問了幾遍，不見蕭靜園答應，分詫異起來。秋谷也覺得不解。宋子英立起身來，逼近蕭靜園的身旁再三追問，方見他無精打采，喪氣垂頭，一付不高興的樣子。宋子英看了，明知事有蹊蹺，越發逼住了問他。蕭靜園起初還不肯說，後來被宋子英追得急了，方才歎一口氣道：「不必說了，總是我自家不好。忽然一時高興，和他們賭起錢來。一夜工夫，輸了一千九百多兩銀子，把帶來的兩張匯票一齊輸掉，定錢是付不成的了，只好隨後再想法兒。」宋子英還沒有聽他說完，直跳起來道：「怎麼說，你一夜工夫輸了一千九百兩銀子，你在此間沒有認得的朋友，怎就有人合你賭錢，又怎的會輸這許多？你且說說我聽。」此時秋谷在傍聽了，也不覺驚心，便側著耳朵聽他說些什麼。蕭靜園料想隱瞞不過，只得實說道：「我原不認得這一班人，多是汪慕蘇的朋友，還有幾個是錢莊上人。昨日他們僱了一號燈船，請汪慕蘇去游虎丘，連我請在裡頭。他們一班人鬧到晚上，高興起來，便約我們二人同賭，我同汪慕蘇不合一時答應了他，胡亂入局。起先原是想贏的，不料入局之後，有輸無贏，輸到後來，大家發起火來，便一百兩、二百兩的重打，不到半夜，把兩張匯票一齊輸得精光。你想這件事兒如何是好？若是我自家的錢，輸掉了也還罷了，偏偏都是東家的銀子，叫我帶到蘇州和他辦事，如今輸得兩手空空，叫我怎生設法？」蕭靜園一頭訴說，急得滿頭是汗，那面上的形景做得甚是為難。宋子英聽了，連連頓足道：「你怎麼做出這樣的事來？如今銀子已經輸得精光，還有什麼法兒可想！你自家想想，可怎的對得起人？」蕭靜園聽了，那裡答應得出來，默默無言，逼得面紅頸赤。

宋子英又想了一回，問蕭靜園道：「你們還是賭的牌九，還是賭的搖攤？怎會輸這許多，不要你壽頭壽腦的去上了別人的當罷？」蕭靜園道：「賭的不是牌九，也不是搖攤，他們說起來叫做什麼『抓攤』，是用一把棋子蓋在茶碗裡頭，叫人打的。」宋子英道：「做莊的人可是隨意抓一把棋子，把茶碗合在上邊，那茶碗上橫擱一隻筷子，等你們大家打定，再把茶碗移開，用筷子撥著棋子的多少，可是這樣的賭注麼？」蕭靜園道：「一些不錯，正是這個樣兒。」宋子英把桌子一拍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果真上了別人的當，冤冤枉枉的去送掉這許多的錢，真是糊塗到極處的了。」蕭靜園聽了，有些疑疑惑惑的，不肯相信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這個抓攤裡頭，不見得做得出什麼手腳。況且這一班人都是汪慕蘇的朋友，料想不至於做弄著他，若說是汪慕蘇串同了別人前來哄我，我看慕蘇雖不是一定什麼正人君子，但他是個有錢的人，決不肯做這樣的事情。更兼他昨天晚上比我輸得更多，那裡做得出什麼花

樣？我勸你不必疑心，不過我的運氣不好，所以輸這許多罷了。」宋子英冷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二□四分的糊塗，自己輸了銀錢還說沒有上當，天下那有這般癡子！你還當汪慕蘇的一班朋友都是好人麼？他們遇著了你們這一對壽頭碼子，不弄你們的錢，卻弄那個的錢？難道他們做了這行翻戲的生意，喝西北風不成？」

蕭靜園聽了似乎覺得有理，便有些半疑半信起來。還未開口，宋子英又道：「說起那汪慕蘇來，自然不是有心做你，但他的為人比你更加無用，自己已經輸得一塌糊塗，還能來照顧你麼？你說抓攤裡頭做不出什麼手腳，待我細細的說與你聽。

他不是做莊的時候，要拿一隻筷子擱在茶碗的底面麼？這就是他們的暗號：用一個指頭拈那一根筷子，便是做的么門；兩個指頭，便是二門；三門，四門都是一樣。

他們一班同伙的人在旁看了，自然領會得來。這裡頭的弊病真是說他不盡，怎的你還這樣的糊塗？」蕭靜園聽他說得抓攤的毛病，方才恍然大悟，自家懊悔萬分。宋子英又道：「如今事已過去，追悔他也是枉然，倒是你自己的事情要緊，輸了二千兩銀子，一時那裡彌補得來？最好今天你先想個法兒，把房子上的定銀付了，其餘的或者我再替你慢慢的彌縫，若叫我們舍親曉得，你這碗賬房的飯那裡還吃得成？」

蕭靜園道：「我正要請你和我想個法兒，你在此間認得的人多了，或者有些法想，也未可知。」宋子英皺著眉頭道：「我雖然有些認得的朋友，卻沒有通融錢債的交情，你何不到汪慕蘇那邊暫借一二千銀子，救了如今的燃眉之急，隨後便好慢慢商量。」正是：

欲擒故縱，淮陰背水之兵；一擲千金，劉毅呼盧之技。  
欲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